

政 坛 家 族 的 沉 浮 丛 书



润 青 张 建 东 著

伊斯兰堡的血光和昙花

布托家族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政 坛 家 族 的 沉 浮 丛 书

主编 / 解力夫 张光勤



伊斯兰堡的血光和昙花
——布托家族

润青 张建东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伊斯兰堡的血光和昙花:布托家族/润青,张建东著. -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7
(政坛家族的沉浮丛书)
ISBN 7-80149-029-0

I. 伊… II. ①润… ②张… III. 布托, Z. A. (1928~1979) - 家族 - 概况 IV. K833.530.9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8)第 13705 号

· 政坛家族的沉浮丛书 ·

伊斯兰堡的血光和昙花

——布托家族



著 者: 润 青 张建东

责任编辑: 梅 桐 陈海力

封面设计: 孙元明

版式设计: 窦建中

责任印制: 盖永东

出版发行: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北京建国门内大街5号 电话 65139963 邮编 100732)

经 销: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

印 刷: 北京四季青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开

印 张: 8.75

字 数: 214 千字

插 页: 4

版 次: 1998 年 7 月第 1 版 1998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00001-10000

ISBN 7-80149-029-0/G·014

定价: 9.8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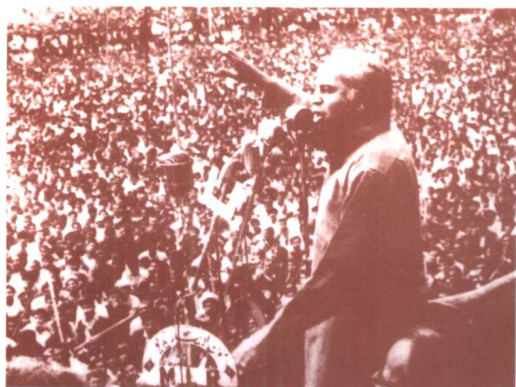
阿里·布托的父亲沙纳瓦兹



小时候的贝·布托与母亲努斯拉特



年轻时的布托



阿里·布托在发表演说



1964年5月，阿里·布托一家与周总理、陈毅副总理在一起。



阿里·布托在群众大会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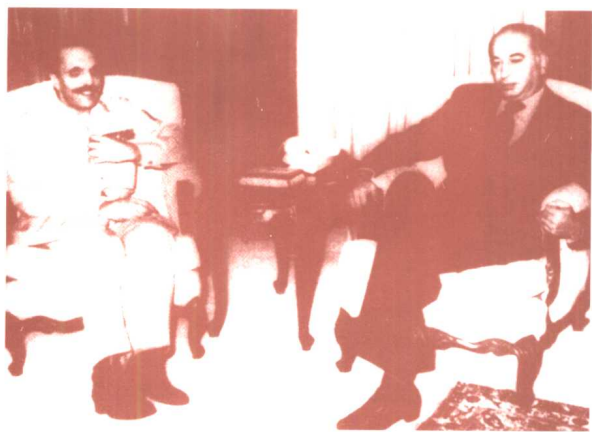


布托夫人和贝·布托姊妹
在萨纳姆的婚礼上



年轻的贝·布托当选牛津
大学学生会辩论社主任

阿里·布托（右）与
齐亚·哈克



阿里·布托被捕



贝·布托
向父亲阿
里·布托
的坟墓献
玫瑰花瓣



沙·纳瓦兹拍完这张
照片几小时后在法国
戛纳遇害

目 录

1. 布托庄园	(1)
2. 翩翩少年	(9)
3. 风雨飘摇	(16)
4. 求学	(24)
5. 初涉政坛	(30)
6. 幸福家庭	(35)
7. 军事政变	(43)
8. 全面合作	(50)
9. 克什米尔	(59)
10. 印巴战争	(66)
11. 磨难	(71)
12. 孟加拉	(77)
13. 达卡陷落	(84)
14. 西姆拉会议	(90)

15.	建立民主	(97)
16.	逆境改革	(104)
17.	核雄心	(111)
18.	伟大的友谊	(116)
19.	风云突变	(123)
20.	同仇敌忾	(130)
21.	几进牢狱	(137)
22.	八方拯救	(144)
23.	狱中日记	(151)
24.	囹圄反思	(158)
25.	虽死犹生	(164)
26.	母女同心	(170)
27.	百折不挠	(178)
28.	统一战线	(186)
29.	节外生枝	(193)
30.	情深义重	(201)
31.	流亡生涯	(209)
32.	返回祖国	(216)
33.	传统婚姻	(225)
34.	大选获胜	(233)
35.	梅开二度	(242)
36.	家庭分裂	(250)
37.	真主永在	(256)

38. 布托精神..... (264)

附录 布托家族 10 代家谱

1

布托庄园

九天雷动诉奇冤，万众齐喑祭忠肝。
青山早葬英雄骨，一代豪杰徒枉然。

在20世纪70年代末期，南亚次大陆曾经发生过一件震惊世界的血案，它不亚于奴隶社会的残暴，也有悖于伊斯兰的教规，它至今留给人们一种无法弥补的遗憾和痛楚。

人们还记得，那是4月初的一个漆黑的夜晚，死一样的沉寂。在这个属于亚热带气候的地区，天气应该是温暖和晴朗的，夜空中无疑应该悬挂着一弯洁白的月牙。然而，月亮和星星都藏起来了，云层低低的，压得连树都直不起腰来。忽然，狂风骤起，沙石飞舞，随之一声霹雳，把黑色的天幕撕得粉碎。雨下了起来，浙浙沥沥的，如泣如诉。雨居然越下越大，如同枪林弹雨，如同千军万马。不，这不是雨，这是仇；这确实不是雨，老天又下起了冰雹。自古道：冤深感动天，下得六月雪。在这儿，4月份下冰雹，破天荒还是头一遭。老天许是有眼，也要诉这人间的不平。

在通向拉卡纳墓地的布托村，刚刚是清晨3点钟，就听得一阵低沉的军车骚动声，如同搞一场军事演习般的神秘，又像是带有一种面临死神的恐怖。军车足足有五六十辆，把布托村团团

围住。军车像一头头疲乏的牛，蹲在那里喘着粗气，唯独车灯全亮着，为自己壮胆。村里的人从来未见过这种架势，所以谁也不敢出来。直到军警头子把村里看管土地的纳齐尔老人从屋里叫了出来，大家才跟着跑出来。大家都同样担心着一个人的命运，会不会……

军警头子要求在拉卡纳墓地里准备一个墓穴，并喝令不准走漏任何风声，实际上，在此之前当局已封锁了通向布托村和墓地的所有道路。然而，他们在干着一桩伤天害理的事情，不让百姓知道，不让天下知道。村民们这时已经猜到了，正是他们不希望发生的事情发生了：巴基斯坦人民的儿子、当今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第一任民选总理佐勒菲卡尔·阿里·布托终于被处死了，千真万确！

布托总理出生在这块土地上，位于巴基斯坦东南部的信德省本来就是经济发达和富裕的地方，而布托又出生在一个封有爵位的豪门家庭。但是，他能同情广大人民的疾苦，创建了以代表下层人民利益为宗旨的巴基斯坦人民党，他积极倡导民主，建立法治的国家。他正准备为巴基斯坦人民构思更宏伟的蓝图时，却遭到他身边一手提拔起来的部下的暗算。齐亚·哈克这个事事在布托总理面前唯唯诺诺的陆军总参谋长，忽然变得凶相毕露，演了一次宫廷式的政变。与此同时，齐亚·哈克还制造了一个莫须有的罪名，诬陷布托总理策划政治谋杀。于是，布托总理被巴基斯坦的拉合尔高等法院判处绞刑。

一位堂堂的总理，遭受不白之冤，甚至要惨遭极刑，民意不容，道义不容。世界各国首脑纷纷打电报或发表声明，敦促齐亚·哈克将军重新考虑。连一向与布托有分歧的印度总理英·甘地夫人这时也说了句公道话：不能杀害布托！在巴基斯坦全国，人民纷纷举行示威游行，表示反对。然而，齐亚·哈克竟敢冒天下之大不韪，一意孤行，事隔 20 个月之后，终究还是执行了这个判

决。

请看安葬那天的情景：当军警头子命令纳齐尔老人为布托先生准备墓穴，并要督查墓地的位置时，纳齐尔老人含着眼泪愤愤地说：“布托先生是属于我们的，你们没有必要知道他的墓地位置，这是规矩，你们不用操心了。”军警头子虽然勉强同意了，但还是粗暴干涉，只允许8个人来挖墓。按照穆斯林葬礼的规矩，人们悲痛地挖开土地，取没被烧过的砖来砌墓穴，把树枝平平地铺在上面，并且开始诵经。

一边是悲痛欲绝，一边是猖狂得意。军警头子硬要把墓地南边的一所小房子腾出来，作为他接应布托尸体的指挥所。这样，原来住在那里的阿訇一家只好无家可归了。军警头子还吩咐20名士兵站在房顶上，枪口全部瞄准墓地。

上午8时正，天空出现两架直升机，在向地下窥视了一周以后，徐徐地降落在村口。在那村口的空地上，已经有一辆救护车在那里停候。影影绰绰地只见从一架直升机上抬下一口棺材，直接放到了救护车上。救护车开到了墓地边上，由村里的人将棺材抬到了墓穴旁边。这时，已经有将近1500名村民冲破了封锁，来到了墓地，他们是来瞻仰布托总理的遗容的。人群哭喊着，沸腾着，使军警头子十分害怕。他威胁说，必须马上埋掉。于是，人们只好在枪口的逼迫下，匆匆地为死者做了最后的祷告。当布托的遗体被安放到墓穴里以后，原野上响彻了一片背诵《古兰经》的哭声，这是浸透着泪和血、蕴含着冤仇的哭声。

有人考察过，说是布托家族中很多人都只活到50岁，如布托总理的祖父古拉姆·穆尔塔扎·布托仅仅活到27岁，他的曾叔祖父埃拉伊·巴赫什·布托、他的叔祖父瓦以达·巴赫什·布托、他的两个同父异母哥哥西肯达尔·布托和伊姆达德·布托，也都是在50岁以前去世的。而布托总理的被害又应验了这个说法，他那年刚满51岁。不管这是不是迷信，按照布托总理的体魄和精力，

他原本应该活得更长，为巴基斯坦人民做更多的事。但是，他不得不安息了。他留给人民更长远的纪念，人们会永远记住这一天：公元1979年4月4日。

人们在怀念布托总理的时候，自然也就怀念养育他长大的布托庄园的悠久历史。

人们世代都向往“仙国”和“圣土”，在那里，真主安拉的旨意得到真正的信奉和传播，人们都是正直简朴、宽厚仁慈，相互间没有奸诈、没有战争，一切举止和行为都是以《古兰经》为道德准则。或许正是出于这种愿望，当1948年8月14日印巴分治以后，诞生了“巴基斯坦”这个年轻的国家。“巴基斯坦”一词来源于波斯语，意为“清真的国度”或“圣洁的地方”。非常巧合的是：“巴基斯坦”一词正好也是几个穆斯林省份名称的捏合，也就是把旁遮普省（P）、西北边境阿富汗省（A）、克什米尔（K）、信德省（I，因为SIND的第一个字母S不发音）加上俾路支省的字尾（STAN）所组成，所以巴基斯坦的名称就成为PAKISTAN了。

在巴基斯坦东南部的信德省，是巴基斯坦农业最发达的省份。英国殖民者在这里建起了一条贯穿东南部的铁路，自然像是一条主动脉，源源不断地输来营养，这是信德地区独有的优越条件。同时，古老的印度河也使这里成为人类文明的发祥地。1922年英国考古学家曾在此发掘出大量的文物，从而证明这个废墟是莫亨焦达罗古城的遗址。这个古城标志着信德地区在公元前2500年就已享有高度的文明。凡是信德的后代都以此为荣耀，甚至在信德语中早已把“莫亨焦达罗”与“我的地方”变成了同义词。

就在这块值得世代代人骄傲的地方，由很早的布托部落衍生的庞大家族，建起了一座豪华的庄园。布托家族的祖先，据传与公元712年穆斯林入侵印度有着直接的关系。有人说他们是在这次入侵后皈依伊斯兰的原印度教骑士拉吉普特的后裔；也有人甘

脆说他们是入侵并征服印度的阿拉伯人的后代。布托家族在整个南亚次大陆都很有名，因为它的后代遍布印度和巴基斯坦，从农民到地主，从百姓到官员，可以说是桃李芬芳。

从有记载的史料来看，布托家族的第一代是米塔·汗·布托。经过三代以后，第四代首领多多·汗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他在同邻接的部落发生战争之后，使大片的可耕地归于他所有。由于多多·汗的努力，牢固地建立起布托家族在信德的威望和地位，而这种地位至今一直保持着。

布托家族是巴基斯坦屈指可数的大地主之一。它的庄园正是建在土地最肥沃的拉卡纳地区。自古以来，这里兴修水利，便于灌溉，所以到处可以看到一片片肥沃的麦田和稻田，点缀着芒果园和香蕉园。布托家族的土地不是用英亩来丈量的，而是用英里来计算的。据说，1843年英国人查利·纳皮尔征服了信德省，他坐着汽车在拉卡纳兜风，反复地问他的司机：“这些都是谁家的土地？”司机回答说：“布托家的。”查利·纳皮尔听得烦了，说：“等走出布托家的土地时叫醒我。”可是等他醒来的时候，一问还是没有逃脱“如来佛”的手掌。后来，这名英国将军为此事给英军指挥部发了一份电报，说真是“服了”！

布托总理的祖父古拉姆·穆尔塔扎·布托，21岁时是个英俊青年，许许多多的信德妇女都爱慕他，其中也包括一个英国的少女。然而，与外国人相爱是不允许的。有一个叫梅赫的英国上校把古拉姆·穆尔塔扎找去，盛气凌人地说：“你胆大包天，居然敢勾引英国妇女，我非要教训教训你！”说完就要抄起鞭子抽古拉姆·穆尔塔扎。而古拉姆·穆尔塔扎夺过鞭子，反抽了上校一顿。他正气凛然地教训上校：“请你记住，这是在拉卡纳，不是在你的英国，容不得你作威作福！”

话虽这么说，但现实依然是英国统治着分治前的印度。古拉姆·穆尔塔扎为了免遭杀身之祸，在家人的帮助下，带着那个非

要跟他走的英国妇女，远走了他乡。但是，由于英国人追赶得紧，半路上英国妇女被逼死，古拉姆·穆尔塔扎只身逃到了独立的巴哈瓦浦尔土邦。他隐姓埋名，并且留起了长发和胡子，戴上了当地传统的手镯和梳子。后来又在邦王的帮助下，古拉姆·穆尔塔扎到达了喀布尔。在阿富汗，古拉姆·穆尔塔扎成了皇家的客人。

英国人恼羞成怒，在缺席的情况下，对古拉姆·穆尔塔扎进行审讯，判为有罪。英国当局把古拉姆·穆尔塔扎的土地全部没收，把家里值钱的东西也都翻出来拍卖。可见，在殖民统治下，殖民统治者有多霸道！

古拉姆·穆尔塔扎又过了几年流亡的生活，直到他十分渴望见他那两个未成年的儿子，才决定回到家乡。可惜，他日渐消瘦，没有多久就死了。他的死因一直是个谜。据说，是因中毒而死，毒源就在他天天抽的水烟袋里，但这又是谁在背后谋杀呢？古拉姆·穆尔塔扎一身的壮志和才气，只因触犯了英国人，英年早逝，仅仅活了 27 岁，未免太可惜了。

布托总理的父亲沙纳瓦兹·布托，出生于 1888 年 3 月 3 日，排行第二。由于他的父亲古拉姆·穆尔塔扎一生流落异乡，因此只好把他和他的哥哥阿里·高阿托付给了他的叔叔雷索尔·巴赫什·布托来照看。

沙纳瓦兹·布托从小就读于伊斯兰教会学校。好容易盼到了父亲回来，不料父亲过早谢世。因此，他充其量也就只有 6 岁，就已经开始管家理财了。在此之后，他未能再继续任何形式的教育。然而，天有慧眼，他遇到了一个友好的英国指挥官。在那里，他有机会学习英语，而且达到了熟练读写的程度。

沙纳瓦兹·布托仗着他的祖传的富裕家产，在他还年轻的时候就已经步入了政治圈。当信德省立法委员会的一个议员在 1919 年去世以后，沙纳瓦兹·布托就被选上接替了他的位置。1920 年，他又被选为地方议会的主席，成了拉卡纳地区首屈一指的人物。接

着，荣誉和官运像潮水一样涌来。1921年，英国女王授予他“汗·巴哈杜勒”的称号。1925年，他被列为印度国王的同伴。由于他主管政治有功，1930年，在英国女王发布的新年荣誉名单中，他被授予爵士称号。1934年5月，他被任命为前居纳加德邦的首席部长。

沙纳瓦兹·布托在政治上并不是一个激进分子，他开始的观点是劝阻人民不要对英国人进行反抗。因此，他的公开活动得到普遍的好感。他促成建立穆斯林团体，而且积极争取和勇敢捍卫穆斯林的一系列目标和利益。同时，沙纳瓦兹·布托也是穆斯林政治领袖、巴基斯坦的创始人穆哈默德·阿里·真纳的好朋友，他后期的思想自然受到真纳的影响。沙纳瓦兹·布托还是教育上的倡导者，著名穆斯林教育家穆哈默德·阿里·裘哈尔在临终前，还面授沙纳瓦兹·布托，希望继承他的遗愿。

沙纳瓦兹·布托为他这个家族光宗耀祖，而且也为他的后代们留下了许多历史性的资料。至今，在布托庄园里的穆尔塔扎公馆里，还可以看到悬挂着的沙纳瓦兹·布托在1931年去伦敦参加“印度圆桌会议”时的照片。

沙纳瓦兹的第一个妻子名叫阿米尔·贝古姆，她为沙纳瓦兹生育了两个儿子和四个女儿。儿子中有一个叫伊姆达德·阿里·布托，也就是布托总理的同父异母之兄。他长得非常漂亮，是个传奇式的美男子。据说，当他的马车从卡拉奇主要商业区爱尔兰斯通大街经过时，英国妇女都从商店里跑出来，一睹为快。

沙纳瓦兹·布托的第二次婚姻是在1924年。他与一个出身卑微、却非常迷人的印度姑娘结婚了。在结婚之前，她把原来的名字改为伊斯兰化的名字，叫库希德。她就是布托总理的亲生母亲。

布托总理有这样一个德高望重的父亲，又有这样一个善良贤惠的母亲，他的童年是如何度过的呢？欲知他的童年生活，且看下文分解。